

## 【戡郊】记一次失败的向哨结合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673617)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673617>.

Rating:	<a href="#">Mature</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杨戡x殷郊</a> , <a href="#">戡郊</a> , <a href="#">发郊</a> , <a href="#">all郊</a>
Character:	<a href="#">杨戡</a> , <a href="#">殷郊</a>
Additional Tags:	<a href="#">Sentinel/Guide</a> , <a href="#">Intersex</a> , <a href="#">双性</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Collections:	<a href="#">Anonymous</a>
Stats:	Published: 2023-08-27 Words: 7,782 Chapters: 1/1

## 【戡郊】记一次失败的向哨结合

by Anonymous

### Summary

发郊前提下的戡郊，向导杨戡，双性哨兵殷郊

###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notes](#)

玉泉山下，杨戡收回三尖两刃刀，下落在石阶上。

玉鼎真人此次命他来查看那刚被救回一条命的师弟，必要的话适当梳理哨兵的情绪，调整他的状态。这事十分关键，一个思维混乱的哨兵放在昆仑有多大的隐患尚且不说，如今人间天谴四散，唯一拥有殷商王族血脉的殷郊还肩负着更重的担子。

他继续向山林深处走，原正在山间巡视的哪吒从高处冲他打招呼，又看了看他前去的方向，收了风火轮小跑着跟在杨戡身后，也准备去看看那被他们救回来的殷商太子。

元始天尊与十二金仙唤回了他的魂魄，修复了他的肉身，却似乎是搅糊了这人混乱的大脑，哪吒这几天听了不少关于他的消息，那太子往生前看起来就是个蛮横的哨兵脾气，可据说自从清醒后，还未说过一句话。

踏过木屋前的溪流，杨戡推开木门。

屋内，殷商太子缩在无光的暗处，抬头直直盯着两人的轮廓，杨戡下意识地释放些许属于向导的气息，不知是为了安抚，还是压制他。

殷郊瞳孔无神，他呆愣半晌，直到两人慢慢靠近，才起身行了一礼：“见过师兄。”

倒是十分正常。杨戡默默在心里划掉要强行压制一个狂躁失控哨兵的预想，他俯身回礼，

说明来因。

殷郊却又没了反应，他似是又进入了一种无知无觉的状态，对眼前向导的声音与信息素都置若罔闻。

杨戩无法，只好用神元牵引着他出来，打坐于一软垫上，伸出手，隔空对着殷郊的后颈点了两指，分出精神触须靠近，殷郊自始至终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平静地接受这缕陌生的神识进入他的精神海。

杨戩有些惊讶这过程的毫不费力，用精神屏障保护自己脆弱的神经是所有哨兵的本能，除非他神元具灭，只余空壳，又或是远比自己强大，只待将向导的精神力深入，瓮中捉鳖。

然而很快，他明白了。

殷郊的识海内一片虚无，迷雾蔓延的空间漫无边际，向导感受不到任何情绪，甚至找不到他的精神体。

“没有焦躁情绪，也不是神游症。”

杨戩摇摇头，退了出来，“我暂时没办法帮到他。”

“不会真的傻了吧？”

哪吒坐在石头上，两脚来回踩着溪边的落叶，不断发出细碎的声响，这样频繁且嘈杂的噪音却没能引起哨兵的反应，他像没听到一样，安静地坐在杨戩让他等待的垫子上。

哪吒伸手在他眼前晃晃，殷郊像木偶般垂着眼，透过指缝的光影打在他无神的眼底，哪吒啧啧两声，心想这家伙这会儿看起来倒是没那么讨人厌，却也更无趣了。

“师叔什么时候回来？让他给这小子看看。”

杨戩没搭话，哪吒也知道自己白问，姜尚目前在岐山所为何事，其中关要他们尚不清楚，没有收到任何新消息的情况下，他们都不应该擅离昆仑。

唤醒哨兵状态的进度就这么停滞下来。

山间木屋中，殷郊总是独坐一处，他会取下苏醒时就已戴在额上的发箍，垂头散发，伸出手指反复摩挲自己脖子上环绕成圈的红线。

偶尔杨戩会来，奉玉鼎真人之命对他进行疏导，然后默默在那空无一物的识海中游走一圈，再轻轻离去。

日复一日，哪吒渐渐失去了过来凑热闹的兴趣，踩着风火轮巡游山脉去了，杨戩依旧尝试着唤醒，或仅仅是找出哨兵的精神体，却毫无进展。

好在所有的努力并非全然无用，殷郊已逐渐对刺激有了反应，他开始像正常的哨兵一样，贪恋向导的精神触碰与信息素。

一次疏导结束后，收回神元的杨戩还未睁眼，就感到一阵特殊的能量，似骄阳炙烤大地后烘发的热，带着哨兵信息素中隐约的花香，独特盎然又细微撩人，一直若有似无地萦绕在他鼻尖。

那天夜里，杨戩出奇地没有选择修炼，而是睡了一觉，他久违地做了个好梦。

殷郊的记忆慢慢恢复，那些片段会似前世梦境重回他的大脑，杨戬会帮他拼凑这些碎片，尽管它们大多都是少年征战杀敌的一腔热血与不如意的种种心事。

他依旧不愿说话，本着两人之间精神力差距悬殊，杨戬并不想触碰殷郊的思维，那或会改变哨兵的精神，性格本质，殷郊却从未对他设防，他的记忆，情绪，思想，每次都大大咧咧地对向导敞着大门。

有次杨戬刚走过溪流旁，隔着很远就能感到哨兵的目光直直追着他，那眼神总能让杨戬想起山间刚修得些许灵性的小动物，他一时心情很好，直接从背后取下给他带的礼物，当散开包裹的布料时，哨兵的眼睛都亮了。

杨戬给他带了一架木琴。

这几日下来，杨戬虽有意避开，还是知晓了不少属于殷郊的记忆，海棠树下，太子华衣对月，弹奏乐曲的画面另他印象深刻，鬼使神差地，他单独下山，去人间观摩了乐琴的制作工艺，自己做了这把木琴送他。

殷郊抱着木琴，将其横置在膝上，指尖拨弄，清冽的琴音伴着山间溪水潺潺与鸟啼兽鸣，婉转悠扬。

一曲终，他拨动丝弦的手轻轻比划了几个手势，又抚上自己的脖颈，殷红的线像一条缠绕在他脖颈上的毒蛇，他的腺体也被那切口分割成两半，此时正迅速发烫。

“我想起来了。”他闭着眼睛，神色痛苦。

向导立刻上前，俯于他身侧，帮他梳理这庞大的信息。他忆起了母亲惨死的模样，父亲愤怒怀疑的眼神，他满腔的恨意无处可去，最终变为失望与彷徨。

“我父王，是他杀了我吗？”

殷郊喘息着，哑着嗓子问。他仅有的记忆里没有自己死亡的画面，越想回忆，精神海中愤恨的情绪就越为浓烈，可又似乎不止那些，不仅仅是失望彷徨，有什么人，他依旧牵挂着是谁在那里？

去找他，去找他，要快去找他。

「」

向导清冽的信息素及时挽住了殷郊坠进漩涡的精神，杨戬额上金色的光芒淡去，不知不觉他已将差点陷入神游的哨兵搂在怀里。

他轻声安慰：“别太心急，你还承受不住。”

“我父亲，是他杀了我吗？”殷郊第一次用屏障阻隔开向导的精神触碰，他看着杨戬眼睛，又问了一遍。

“……”

向导的默认给了他答案，殷郊原本紧握的拳头松开，他抬头望了望，“弑父杀子……叔祖说得无错，商汤一族，不配再接受万民朝拜了。”

杨戬盯着殷郊的脸，几番话语在嘴巴边转了又转，最终只是呆板地复述了几句从师叔那里听到的：“你跟你父亲可不一样，你会是下一位天下共主。”

“是吗？哈。”殷郊笑了，他的声音第一次有了实感，“天可望，不可及。我非玄鸟，孰能命武汤？”

他笑了几声，又顿住，挣开向导的胳膊，脚步迂回地往回走。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曰商是常。而今……”

杨戩看着关上的房门，碰壁的神经迟迟未收回，他没被哨兵伤到，却觉得心口某个地方隐隐作痛，向导忽而明白殷郊需要的从来不是疏导，而是一个答案，一个关于他存在意义的答案。

嘀嗒..嘀嗒....

榆树枝上的露水滴落在地，发出有节律的声响。

殷郊脱去衣物，轻轻走下水池，仰靠在池边圆滑的石头上，抬头呆呆看着天。阳光透过枝叶间隙，打在他的面庞与虹膜上，刺眼异常，他却不愿移开视线。

金黄色的色泽照耀他的瞳孔，使其逐渐失焦，直到视觉一片漆黑，哨兵的感官开始扩散，漫过石砾与草木，穿过微风与鸟兽，殷郊闭起眼，用手捧着水打湿自己的面庞与长发。

手指自鬓发向下，掠过锁骨与胸膛，沿着腰线缓缓下滑，突然他像是被烫到了一样猛地起身，看向身后。

“出来。”殷郊动了动唇，低声说。

他话音未落，枝叶不断下落的水珠在空中形成一道透明的屏障，杨戩自水幕中走出，他向前几步又顿住，张了张嘴想解释自己只是刚到，并没有偷看他很久。又一时意识到若是之前，遇到这样的情形，自己都是直接离去，今日不知为何，以法术为障驻足了许久。

殷郊抬了抬眼，他没想到真有人出来了，那句话不过是下意识出口的，新生让他的感知能力变得更为强大，每每无意识使用后他都有些不习惯。

两人都迟迟未讲话，半晌，殷郊从水中走出，披上衣物整束好腰带，杨戩这才想起此次要与他说明的正事。

他想帮助殷郊构出精神图景。

精神图景属于记忆的一部分，它可能是所有者亲眼见过最难忘的场景，也可能是一段遗留下来的意志，对于失忆的哨兵来说，找回精神图景，或许就是恢复的关键。

殷郊点点头，没有任何异议。

一般哨兵不会给除伴侣以外的任何人知晓自己的精神图景，杨戩不知是他本就最信任自己，还是根本不懂这些，毕竟，他将要触碰哨兵心底埋藏最深的精神世界，它可能是殷郊最向往的极乐之地，又或是他最恐惧的噩梦。

最关键的是，只有在建立肉体标记或精神连结后，向导才能帮助哨兵重构精神图景。

“你对自己的精神体还有什么印象？”

殷郊跪坐在池边，他抬头看着向导沉思良久，久到杨戩以为自己还需解释何为哨兵的精神体，他才摇了摇头。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它长什么样子，有多大了，现在又在哪里，殷郊都感知不到，只隐约相信，那孩子还活着，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闭上眼，试图追随那一缕气息，向导的神绪跟了上来，还有一团漂浮的雪白圆球，它摇晃着飘荡在殷郊周身，在殷郊敏感的神元上蹭了蹭，又弹开回到原地，反复跳动了几下。

“慢慢来，哮天可以帮你。”

殷郊探查着那团生物，莫名有些抵触，特别是圆球后面拖着几缕缥缈的白色灵质，有点像狐狸的尾巴。

殷郊站着不动了，既没有对向导的精神体敞开心扉也没有冷硬拒绝，一副警惕审视的样子，那白团子又回到主人身边，疑惑地转了两圈，不明白自己哪里做错了。

熟悉殷郊记忆的向导知道他可能会对犬类有些偏见，特意让哮天犬以灵质形态现身，没想到殷郊还是不愿允许精神体进入识海。

“这几日我让哮天先留在这里，你可以慢慢熟悉这孩子。”

“.....”

杨戬还想为自己的精神体说几句好话，一直以来的嘴笨又一次阻碍了他，想了想，他收回哮天犬，决定还是先起身离开。

“没关系，我们另找别的办法。”他会力所能及地给予殷郊最大程度的帮助，剩下的，还要靠殷郊自己。

正要走时，殷郊抬手抵在他胸口，挡住他。

杨戬停下来，凤眼微微黯。

精神体无法共鸣的情况下，所余的另一办法他没明说，但殷郊应该不会不明白，伸手拦住自己，只有一个可能。

他也想与他建立肉体标记。

“我想问你...”殷郊的声音轻轻的，“我死的那天，你都看到了什么？”

“我们到时你已.....我与哪吒只来得及将你带走，情况紧急，我未能知晓事情全部始末。”

“我去得迟了，抱歉。”杨戬低着头，如今他是真的懊悔自己去晚一步。

殷郊想问的却不是这些，他想问向导透过自己的记忆看到了什么。

重兵把守的法场中，是什么人站在纣王身边，将自己的佩剑架在殷寿的脖子上。那个人的脸是什么模样，殷郊看不清，却莫名觉得他于自己而言很重要。

此生性命于他而言已无关紧要，他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他一世的目标，追求，都变得可笑，在那个时候，自己依旧牵挂的还会是谁？

殷郊没问出来，向导却已通过他的表情读懂了些许的思绪，怕他再次陷入片面的情绪无法自拔，杨戩伸手将他揽入怀中，随着他对他的了解愈发深入，他已无法再做到对哨兵的痛苦视若无睹。

清茗的香气进入识海，向导强大的精神力瞬间影响了整个空间的状态，荫翳的空地上温暖沉静，殷郊靠在他怀中，让向导的精神体翻过壁垒，将那片不断吸引他沉醉的幻象扑散。

四肢百骸都被感染上对方信息素的气息，在完全暴露精神世界的情况下，哨兵甚至生出了一种安全感，一种可以倾诉心声，彻底依赖对方的认知。

“...就当我没问过吧，”殷郊缩在向导的庇护之下，他抓住杨戩的衣袖，“我想记起来，所有的事.....请你帮我。”

——用最直接的办法，帮帮我吧。

他在向导的怀中汲取他温度，在两人衣物的摩挲和心跳声中，殷郊抬头无意识地亲了一下他的下颌骨。

杨戩被他柔软湿润的唇印了印，本来明净的目光闪烁了一瞬，他盯着殷郊的唇，那触感稍纵即逝，呼吸之间，皆是诱人的味道。

忽然想吻他，于是杨戩就这么做了。

殷郊略微诧异，但他的两手依旧垂在身侧，很配合地与向导啄吻，分开，唇舌交叠，直到对方松开他，杨戩干净的气息在殷郊舌尖勾连糅润着，带着淡淡木香与清凉的甜。

如一汪清泉，又像母亲的故土的海洋，深沉地将他包容在内，殷郊用力吸气，这令人舒适的味道不是从通过嗅觉传递，而是直接透过皮肤，侵入意识。

他顺从地攀上向导的脖子，因为信息素的刺激，腺体涨得有些发疼，两股不同的信息素相互碰撞交融，浸染一片芬芳馥郁的空间。

被暂时安抚的哨兵烧红了面颊，殷郊的瞳孔扩散失焦，满脸茫然，兀自喘息吐气，杨戩摸了摸他的脸，用有些清冷的语气提醒：“集中注意力。”

他将殷郊放在池边高大的石头旁，向导的精神体以真实的模样释放而出，那是一只通体白色的巨型犬类，鼻吻尖锐，似狼似虎，形如白象。

杨戩甚少放出他的精神体，细犬长腿弓腰，背部平坦宽豁，体型庞大，凌厉的气势与呼哧呼哧的气息实在不像是一般向导所用的安抚型物种，此刻，那猎犬乌黑水灵的眼睛盯着殷郊，抖动双耳，明显对面红耳赤的哨兵十分感兴趣。

殷郊的大腿开始打颤，他混沌地想，不是狐狸就行。

衣衫散乱，杨戩松开他的腰带，刚从水池中走出的哨兵下半身还未着衣物，略微有些情动的阴茎半硬，殷郊伸手触摸自己的下体，掀起那对略小的卵蛋，露出男性性器官下，另一套完整的性器官。

肥厚的阴唇上沾着些许晶莹的淫液，中间小小的裂口闭合得不完全，隐约露出一抹绯红，完完全全暴露在杨戩眼前。

尽管杨戩的神元早就知晓殷郊体质特殊，但在真的看到这幅景色时，他还是愣住了。

哨兵也安静地等着，他伸手将自己的阴茎压向小腹，看看向导的脸色，轻轻抬起臀部说：“如果你接受不了，也可以用后面。”

“没有。”杨戩快速回答，他又盯着那里看了好一会儿，终于伸手过去，两根手指虚虚搭在肥嘟嘟的阴唇两侧，轻柔又缓慢地向两边掰开。

他的神情十分专注，明明手上动作淫靡，殷郊却觉得他的眼底没有半点污浊欲念，阴道紧紧绞住手指，杨戩手背上的血管筋脉都横亘起来，被手指牵扯带动，又添加一根手指后，抽动更加受阻，他干脆俯下身去，好看的唇吻过腿根，手指抽出，在温热的阴唇外侧徘徊，从股缝到阴蒂，来回划动，殷郊从没被人这么对待过，手里自己的性器烫到握不住，不断有湿滑的液体溢出铃口，他律动的手法也越发变得杂乱无章。

很快，杨戩感到体内升起一股燥热沸腾的气息，修仙之人下意识地运气压制，却让这股邪火在下腹部愈演愈烈，最终漫过脊背，烧遍全身。

杨戩呼吸急促地抬起头，神色完全变了。

“呜啊！”殷郊惊叫一声，扶住一旁地上的鹅卵石，他差点被向导急切的动作推翻，滑进水池里。

杨戩猛然惊醒，“抱歉。”他一边道歉一边收力，伸手捋顺殷郊被他弄乱的发丝，“我弄疼你了？”

“没什么。”燥热的哨兵摆了摆手，他根本不会在乎这点疼痛，只求对方快一点，杨戩盯着殷郊的脸，手掌环过他的腰，与他丰盈的身子相贴，他克制着自己的力气，一只手抚摸他紧绷的大腿肌肉，慢慢上滑，心想如果殷郊有任何抗拒，他就会停下来。

然而回应他的是哨兵火热的大腿软肉贴近他的腰侧摩挲。

“哼唔……”

殷郊不受控制地发出声音，只感觉下腹部不听使唤似的发酸发热，白色的猎犬像是同样感受到了他的症结所在，用湿软的舌头舔舐哨兵微微抽动的小腹，留下片片水渍。

手指翻动，顺着窄缝来回扫动，他的手法生疏且缓慢，却更加放大了哨兵的渴求，殷郊不自觉收起膝盖向中间并拢，将杨戩的手夹在大腿间。

“开始吧……快一点……”

那舌头就像是麻药，愈发让人对下体传来的快感着迷上瘾，他迷茫地伸出手，哮天犬的头拱了上去，猎犬浓密厚实的皮毛蹭过他的手心，毛毛软软的，在他忍不住来回多揉几下时，一根粗壮的棍状物抵在穴口，直接捅了进来，将穴里插了个满满当当。

搭成连结，哨兵敏锐的听觉进一步扩大，山间万物都自他的耳边呼吸着，种种信息随感官进入他的识海，万象森罗，千里之深远，滴水之微末，以及离自己最近的，下半身噗叽的拍打声和向导低沉的喘息。

周身的水汽开始显得有些凉了，殷郊满脸潮红，原本就情动不已的穴口在抽插下更加兴奋起来，愈发湿润，泌出的爱液止不住地流淌，怎么也没个尽头。

杨戩每一次的插入都比上一次撞得更深，意识和眼前的视野变得模糊，所有感知都聚焦在泥泞的下半身，肚子里又热又涨，殷郊甚至能感到撑开的穴口被茎身上隆起的筋脉撑开又收缩的全过程。

他在向导身下颤抖，张着嘴，大口呼吸着木质檀香的气息，紧绷着身体迎来了一次无声的高潮。

“唔哼……”向导被抽搐绞紧的甬道咬得无法再动，他绷紧后腰才忍住没被缴械，神识海中的结合仍在继续，循序渐进地深入，雪白的猎犬也靠近浑身滚烫的哨兵，用湿润的鼻头闻嗅信息素最浓烈的腺体。

“都有什么感觉？”

杨戩问完，看着身下的人深浅不一、迷迷糊糊地喘息，迟迟不答，他的手指又按在阴蒂上，略微使力：“告诉我。”

“呜啊！我……”殷郊终于找回音调，他甩了甩头，低下眼睑躲避对视，犹豫着说：“感觉很奇怪…还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我只……”

“只什么？”杨戩追问。

殷郊却说不出口。

他咬着嘴唇，用力止住自己的声音，他没脸说出自己所有感知都在只在酸软的穴口与体内又粗又大的阴茎上，按在阴蒂上的手指开始来回挑动，龟头一次次撞到宫口，深入得就快顶烂那脆弱肉环。

“等等，先不要……啊……”

殷郊意识到自己终究没能忍到最后，他在不断升高的快感中呻吟出声，仰头尖叫。

额上汗津津的，鬓发也都湿黏在脸侧，哨兵混乱中揪着哮天犬的毛，低眼看到交合的穴口一塌糊涂，自己甬道内里被操得又湿又软，嫩肉蠕动着，紧紧含着阴茎。

“唔……啊…再进来，一点……”

殷郊两腿大开，脚背高高绷直，一边尖叫一边朝向导所求更多，他主动律动着迎合，有些不知足地扭动腰部，想要让对方更彻底地深入，“用力……”

新生的太子呓语着，尽力展开自己的身体，情动得彻底，信息素如潮涌般扑撒开来，带着浓烈的海棠花香气，听到他还能承受更多，杨戩托着殷郊的腰，抬高他紧实富有弹性的臀肉，更用力地挺身，随着动作不断溢出穴口的湿液顺着殷郊的大腿滑下，凌乱沾染在两人散乱的衣袍与草地上。

仙人干起人来，竟也会这么莽横粗鲁，殷郊迷迷糊糊地想，回忆起第一次见到杨戩的情形。

他衣袂翩跹，须臾间便腾空飞起，手执三尖两刃刀，轻而易举地分割，挑起粗壮的树桩，气定神闲，颇有四两拨千斤的架势。

彼时祭天台还未完工，他已心急如焚，整日苦思冥想，生出的法子又都不可行，每日都只能向别人倾诉心中烦闷。

杨戩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正在他与那个人同时祈祷大王能得神仙相助时。。。

等等，当时是于谁一起？

想不起来，怎么会想不起来？

原平静无波的识海内泛起涟漪，哨兵与向导刚搭上的精神连结开始动荡，杨戩狭长的眼尾染上红晕，腰臀使力，让龟头操进阴道更深处的软肉，木檀的气息以不容反抗的气势笼罩



着哨兵，他禽得越来越绵密凶猛，颜色较浅的粗壮阴茎裹着一身淫水，在窄小的肉穴口翻进翻出。

肉体上的快感一波漫过一波，激烈迸发，但殷郊还是觉得哪里不满足。

他一边哆嗦，一边恍惚地望着向导，杨戩的睫毛上挂着几滴未落的汗珠，他神色认真，若不是每几次挺身后都发出些许紊乱的粗喘，他似乎依旧是那轻而易举就能凌云飞天的神仙，此时不过在大发慈悲地为一个迷惘的哨兵提供帮助。

殷郊喘息着，去够杨戩的手，拉着他的手掌探入自己散乱的前襟，却被顶弄得怎么都使不上力。

“前面，唔啊……摸摸那里……”

杨戩会意地拉开殷郊的内衫，露出弧度饱满的胸膛，揉搓他的乳头，身下的人立即发出似欢愉又似哭泣的呻吟，杨戩稍稍用力揉捏奶肉，穴里就会绞得更紧，乳房硬挺的奶尖顶着手心，可爱的触感令人着迷。

不一会儿，杨戩便发现在不同掐揉手法下，殷郊的反应也不尽相同，虎口掐着乳肉下缘往上挤，他会一点一点地喘息抽泣，若是再用力掐弄乳头，殷郊会先咬住下唇，再抑制不住地小声尖叫，这比研究不同的结印手势还更加有趣些，向导着迷地抱紧身下的人，他一边摆腰，一边加持哨兵的精神状态，有点担心殷郊会这么直接被自己禽晕过去。

肉嘟嘟的宫口被顶得酸软不堪，终被龟头顶弄得张开一小口，将硕大的阴茎吞咽进去，敏感的子宫壁被撑成大龟头的形状，生嫩的穴肉被反复摩擦得更加红肿敏感，很快他便支撑不住，抖着身子献出一波激烈的潮吹。

高潮来得十分猛烈，几乎冲散他的意识，殷郊抬头看天，山麓上方层叠的白云彻底遮盖了日光，“不够……”无法停歇的呻吟声里，他轻轻喃喃着，“还不够……”

杨戩被湿热的穴水泡得更硬，快感几乎燎光他的理智，使他情不自禁唤着殷郊的名字，宫腔内吹出的水不断被禽进来的阴茎带出去，飞溅在交合的肌肤上，滑滑腻腻的，殷郊抖个不停，他绷紧腿根，臀肉颤抖，穴腔紧缩，抓着向导的肩膀，目光盈满渴求。

“我该怎么做？”

杨戩低头询问，他的精神体继续舔舐着殷郊散乱的长发，向导轻吻在哨兵耳畔，一点点下滑，他用鼻尖触碰那条殷红的线圈，低沉湿热的气息打在殷郊脖颈，又引起一阵的颤栗。

“告诉我。”

殷郊带着哭腔，支支吾吾地说：“请你咬我吧……咬我。”

回应他的是来自颈侧的疼痛。

殷郊大口呼吸着，浓烈的血腥味冲进他的鼻腔，刺激他的神经，他的皮肉被咬破，接着是锁骨，肩头，汗液浸入伤口，鲜血顺着肌理鼓胀出的纹路滑落，留下一串血痕。

身下顶撞的节奏越来越快，杨戩喘息沉重，向来冷静自持的向导第一次触碰到性事让世人沉溺与上瘾之处，他无法自拔地深陷其中，心醉意迷。

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那便是最原始的本能——标记他。

犬齿刺破腺体的那一刻，殷郊的灵魂都在颤栗。

他想起自己的战马，马儿温热的脸蹭过他的手心，他跨上马背牵起缰绳时，它会愉悦地晃晃脑袋，打几个响鼻，载着他尽情驰骋。

他驾着它跑过火势蔓延的战场，冰天雪地里，落在脸颊的鞭子，火辣辣的疼痛。

父王刺耳的声音从心底响起：“殷郊，你未战先怯，太让我失望了！”

我未战先怯？为什么？

他恨他，可在恨他之前，他是那么爱他，他漫长的，短暂的二十余年的生命里，都在为得到殷寿的认可活着。

殷郊想，不论如何，自己都会毫无顾忌地冲在最前，如父亲那样，统领全军。他也想成为一名强大的黑暗哨兵，那样，他就不再脆弱敏感，不再需要疏导，不再……

不过那样，自己也就不会那么依赖他了……

丢失的片段无论如何都无法补齐，殷郊抬腿缠在杨戩的后腰，仰头靠在石壁上，一波又一波的潮水在抽插中从穴口溢溅出来，一如他止不住的眼泪，不断泼洒在身下。

泪痕润湿了殷郊眼睑下的泪痣，他依旧低声哭着，唔嗯的呻吟沙沙哑哑的，若有似无，杨戩忍不住去吻他，用带着血腥味的唇吞下呜咽的泣声，然后抵着柔软的宫腔壁膜射出浓稠的精液。

他们的连结已彻底绑定完整，哨兵的精神体依然不见踪影，杨戩并不着急，在他温柔的安抚下，哨兵疲惫的意识唤着某个名字，终沉沉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哨兵被窸窣窸窣的声音唤醒，他于木屋的矮榻上睁开双眼，看向声音来源。

晨曦照在向导的长发上，他伸出手，在被褥下握住自己伴侣依旧过冷的手，浅浅朝他一笑。

“想起来什么了吗？”

殷郊呆呆望着他：“没有。”

“没关系，还可以慢慢来。”

-

## End Notes

就因为看了b站上两个神仙拉郎剪辑，我他妈就中毒了，连夜爆肝造了八千字黄谣，越写越觉得实在是般配，封神第二部你俩一定要多来点对手戏啊！！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